

李帆看見走廊對面那身黑色的身影。
並不是刻意往那個方向看去，只是李帆突然福至心靈往對面一看便看見了。
軍中穿黑色制服的人多的是，但對面的人李帆有點印象。
隊上沒有人留著一頭顏色很淺的金色長髮。
李帆收回目光，繼續做著手頭的事。
那不是該他管的範圍。

席已經很久不做視察的工作了。
不過偶爾還是會攬下來做。

就像現在。

照著指示牌繞了一圈才找到某人的辦公室，屈指指節在門上敲了三下，不等裡頭的人回應就打開了門，回頭帶上門時猶豫了下仍是沒鎖上，對著正在窗台邊澆花的龍舌蘭揚起微笑。

「龍。」「你怎麼來了？」「視察，副官去做了。」

龍舌蘭點頭表示了解，對著席招了招手。「過來。」

席慢慢挪著腳步才到龍舌蘭身旁，龍舌蘭費解地看著對方像是房間裡有地雷一般緩緩走近自己，大手一撈把人抱進懷裡，揉了揉滑順的髮絲，對方身上還留著和自己一樣的香味，上班的心情頓時好了些。

「這是你從家裡帶過來的嗎？」「嗯，還不會開花。」

龍舌蘭摟著懷中的人，雙手隔著軍服揉捏對方的胸脯，惹得席弓起身子背靠著龍舌蘭的胸膛，抬頭看著正上方的龍舌蘭。「……我才剛來就想做嗎？」

「不行？」「當然可以。」

席轉了個身面對龍舌蘭，踮起腳尖攬著對方的頸子索要親吻，龍舌蘭並沒有理會席，扯著人身上繁複的衣物俯身咬上最先露出的鎖骨，皮帶被解開、軍服落在地上、寬鬆的長褲卡在一雙長靴上，席彎身蹬去靴子連同白色短襪都任其去長褲和軍服作伴，龍舌蘭解開褲頭拉下內著，撫慰自己逐漸脹大的性器，強壯的手臂穿過席的膝窩勾起一條腿，將光裸的席放倒在窗台上，席貼著龍舌蘭的唇摩娖。

「……潤滑液在軍服裡。」

瞥了席一眼，龍舌蘭知道他是故意的，不情願地放開人翻找地上的軍服，隨意地擠了一手就丟在衣服上，回到席身上，沾滿潤滑液的手指摸進穴口，發現裡頭濕潤地含著自己的手指，龍舌蘭看著席嫣然一笑。

「我自己潤滑過了。」

「……媽的。」龍舌蘭將潤滑液抹在自己完全勃起的性器上，席雙腿環著龍舌蘭的腰，臉上笑咪咪的神情在性器撐開穴口長驅直入後頓時眯起了眼，席氣息不穩地捏著龍舌蘭的軍服，推著

人的胸膛挺起了腰，不管潤滑多麼充分Alpha的後穴還是難以適應被進入的過程，特別是龍舌蘭的尺寸異於席以往所有嘗試過的人，每次光是進入都需要耗費一番力氣。

「……龍！不行、慢點，裡面、啊啊……」

要是傷到了人就不能盡興了。

噴了一聲，龍舌蘭強迫自己放慢速度，一寸一寸地插進柔軟的肉穴深處，每次都像是要撐開到極限才停下，可第一次總不能全數進入，龍舌蘭耐心地緩緩抽插，掐著人的大腿往上推，張口就往白嫩的小腿啃上，席大聲地叫了出來，龍舌蘭一手摀住席的嘴，慢條斯理地舔了舔發紅的齒印。

「你想讓全軍營的人聽到嗎？」

席搖頭，淚花在眼眶裡打轉，龍舌蘭壞心地拿開手又用力撞進狹窄的甬道，席抖了一下狠狠咬著自己的手臂後低聲呻吟，渾身赤裸的在辦公室做愛是第一次，席還記得自己並沒有鎖上辦公室的門，現在被壓在窗台上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小穴緊緊含著碩大的性器一嘔一嘔地任由龍舌蘭不斷進犯，並且熟門熟路地輾過生殖腔口在深處搗弄。

「……啊啊、哼嗯……好脹、龍、太深了……」

「嗯啊……龍、龍唔、唔咕……」

雖說Alpha的生殖腔退化不容易被打開，可是在龍舌蘭天天的開拓下，卻變得容易許多，些些淫液自生殖腔流出，使龍舌蘭進出地更加順暢，席盡力忍著不叫出聲，手腳關節和滿是淚水的小臉都紅了，龍舌蘭握著席的腳踝，白皙的小腿滿是鮮紅的齒痕，另一手捻紅了乳肉、雙指夾著乳粒拉扯。

「啊——」

席邊哭邊摀著唇大口喘息，濕潤的綠色眸子失去焦距，在碩大的前端進到生殖腔時席不由自主地彈了一下，被龍舌蘭用手壓著腹部定在窗台上，明顯的凸起讓龍舌蘭不斷撫著席光滑的下腹，席一手搭著龍舌蘭的手腕、一手抓著窗框以免自己撞上，快感自脊椎竄上麻痺了席的感官，眼前又是白光閃爍，席像是想起什麼一樣抓著龍舌蘭，在喘息之間勉強吐出語句。

「……門、門、啊啊……沒鎖、嗯……門沒鎖、龍鳴……」

龍舌蘭一挑眉，琥珀色的眸子沒有一絲漣漪，狠狠頂撞子宮口後停了下來，席雙手抓著龍舌蘭的衣服，睜大了眼連叫都叫不出聲，被龍舌蘭翻了個身趴在窗台上，只能踮著腳尖才碰得到地面，龍舌蘭俯身含著席敏感的耳垂舔吻一邊低聲地道。

「走，去鎖門。」

席半閉著眼睛，還沒來的及消化龍舌蘭所說的話就被對方托著胸脯轉向門口，席傻楞楞地仰頭看向龍舌蘭又望著辦公室的門，根本分不出精神去理解龍舌蘭的話，體內又癢又脹的不知道是被頂到了哪裡，大手同時揉捏著胸乳讓席腦袋一片混亂，搖頭哭喊著龍舌蘭的名字。

「哈、哈啊、唔嗯……龍、龍舌蘭……嗚啊、龍、哼啊……」

「插進子宮這麼爽嗎？長官。不鎖門的話會有人進來哦。」龍舌蘭支撐著席，傾身在席耳邊低喃，陪著席用顫抖的步伐朝門口去。「往前走。」

每走一步體內的事物就跟著出入，席軟軟的被龍舌蘭抱在懷中，雙腿被留下痕跡的地方正抽疼著冒出細小的血珠，一邊爽的不行又一邊害怕有人一開門就會看見如此羞於見人的場景，席伸手扶著門把顫顫巍巍地鎖上，扶著門悶哼著塌下腰。

「啊、啊……龍、唔嗯——」

性器抵著深處研磨，席像朵棉花任憑身後的人搓圓捏扁，雖然釋放了信息素卻不如發情時強烈，龍舌蘭酒的味道輕易地蓋過雨的氣息，霸道地讓人陷入微醺，席意識不清地抬頭想要龍舌蘭的吻，卻只得到了進入口腔的手指，以及——

叩、叩、叩。

響亮的敲門聲讓席全身一震，臉上的血色退去，連抓著龍舌蘭的指尖都近乎發白，可是身後的人一點也沒有想要放過他的意思，大開大闔地抽插，次次都操開了生殖腔、直直頂撞著原本該退化的器官內壁，口中的手指令席控制不住地大聲呻吟，唾液自唇邊流下順著手指滴落地面，龍舌蘭一點也不疼惜身下的人，使勁地將對男人來說太過雄偉的性器擠進緊緻的肉穴。

「不、嗚嗚……唔咕、咕……唔嗯、不要……」

快感不斷堆積，到達臨界值時更是強烈地令人崩潰，眼淚像是潰堤般湧出，也顧不得是否會被外邊的人聽見，哭泣混雜著尖叫達到了高潮。

龍舌蘭捏著對方手感良好的胸乳和臀肉，重重撞擊著幼嫩的肉壁，在緊緻的肉穴裡橫行，抵著最為隱密的器官內部，龍舌蘭抱著嬌小的人兒，將欲望全數交代在裡頭，過了一會兒才任席癱倒在自己懷中。

「等等、別開門……」

席回過神已經被龍舌蘭抱在懷中，門鎖被打開的細小聲音仍是讓席緊張了一下，哭得痠澀的雙眼眨了眨，抱著龍舌蘭脖子的手一緊，龍舌蘭才拍拍席的背說出真相。

「沒有人在外面。」

愣了一下，席瞪大了眼睛看向龍舌蘭，龍舌蘭一挑眉像是不能理解為何席如此驚訝，屈指指節在門上敲了三下，也是同樣的聲音。

叩、叩、叩。

被騙了。

至少不是真的有人在外頭聽活春宮，席鬆了口氣，抱著龍舌蘭的雙手也鬆開了放在胸前。「……放我下來，我可以自己走。」

不置可否地將人放下，回到座位上繼續做自己的事情。席拿了紙巾清理下身，體內的濁液在辦公室清不了，席也懶得去管。打了個哈欠，席光著身子趴到龍舌蘭身上，龍舌蘭一手扶著席的腰，一手托著渾圓的臀部才沒讓人剛爬上來就掉下去。靠在龍舌蘭的胸膛，雙手環著對方的頸子，席閉上了眼。

「睏了？」

沉穩的嗓音鼓動耳膜，席輕輕地點頭，龍舌蘭拿了椅背上的軍服大衣披在席身上，席動了動身子找個舒服的位置，在龍舌蘭的信息素以及輕撫髮絲的動作下漸漸入睡。

龍舌蘭隨意地在公文上簽字，乖乖坐在桌前做無聊的文書工作實在不像是他平時會做的事情，可身上平穩的呼吸聲又讓他動彈不得，百無聊賴地將手伸進大衣內撫摸光滑的肌膚，揉捏手感良好的臀部與大腿。席睡得很沉，連龍舌蘭一時興起地把手指插進濕軟的小穴裡還是一動也不動，龍舌蘭放輕了動作，手指在穴裡玩了好一陣子，席僅僅是發出軟軟地嚶嚶，自動一收一縮地夾著幾根手指。

把席往上抱了抱，解開了褲子掏出微微硬起的性器在濕潤的穴口蹭了兩下，接著用前端撐開了柔軟的皺摺，才剛被狠狠蹂躪過的肉穴溫順地包裹著前端，接受整根性器的疼愛，席矇矓地半睜開眼似乎是因為被進入而醒來，手臂在龍舌蘭的頸後交叉，席靠著龍舌蘭的肩窩往頸子蹭了蹭，頭髮搔著對方的頸項，挺起了腰全身貼在龍舌蘭身上，溫暖的大手覆在後腰十分舒服，席在對方耳旁小聲嘀咕。

「下面……好熱、你……別動……」

龍舌蘭看著身上扭著腰的人兒不禁莞爾，小屁股一聳一聳地還叫自己別動，正想哄席繼續睡覺時有人敲了門隨後直接打開了，龍舌蘭瞥了來人一眼，低聲地和席說話，語調輕緩。

「別鬧，乖乖睡覺。」

沒有注意到有人進了辦公室，席咕噥幾聲沒再動彈，迷迷糊糊地又睡了過去。

李帆走進辦公室，看著一地的黑色軍服和龍舌蘭身上的人，再加上滿屋子的Alpha信息素，再怎麼遲鈍的人都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，李帆將視線自那頭白金色的長髮移開，發現大衣底下露出的那一截小腿上全是殷紅的齒印，不難想像其他地方的也是同樣地怵目驚心，再次看向那黑色的軍服，十分確定龍舌蘭身上的人是個Alpha，而且好像是剛來視察的長官……

李帆震驚但李帆不說。

「長官這是……？」

「小聲點。」龍舌蘭扶著席的後腦調整了下坐姿。「什麼事？」

李帆降低了音量，悄聲地道。「人事在催調令的簽呈，人已經要來上任了，公文一直卡在長官這邊。」

好像有這麼一回事。龍舌蘭翻了桌上幾個公文夾，草草看了幾眼就簽了名，李帆上前取走公文夾，沒有多說什麼，行完禮就離開了龍舌蘭的辦公室。

見李帆帶上了門，龍舌蘭掐著席的腰熟門熟路地抵著生殖腔一舉插進子宮內，席不適地扭動身子、連呼吸都打著顫，龍舌蘭停了一會兒，待懷中的人安靜下來才緩緩抽動性器，先前留在對方體內的液體隨著龍舌蘭的動作逐漸流出子宮，也讓人能夠更加順暢地抽插。

一開始小心地玩的確別有番樂趣，但龍舌蘭很快地就感到不滿足，他更喜歡鮮活明快、會哭會叫的人，因此他抱起席又重重放下，如此往覆幾次後身上的人眼睫顫動，即便睜開雙眼還是處於茫然的狀態仍是大聲呻吟，體內又癢又麻而龍舌蘭總抵在最讓人瘋狂的地方，逼得席眼角迸淚，伏在龍舌蘭身上哭叫著。「唔啊、哈嗯……好脹、又進去了……為什麼……」

席繃緊了下腹，大腿根不由自主地抽搐，把對方含得更深，不明白怎麼就又被進入了，可龍舌蘭沒有回答他，只是毫不間斷地侵犯他，肩頸和胸乳全是紅痕跟齒印，就連席在漫長的性事中到達一直被延後的高潮也還是沒有放過他，對著打顫的敏感內壁使勁挺動下身。席難受地扭腰卻被龍舌蘭一巴掌打在抖動的臀部上，羞恥地咬著唇低聲哭泣。

「……嗚嗚、好痛……」

龍舌蘭不理會撒嬌的席，直到席哭得沒了聲音，僅剩耳邊微弱地哽咽和呼吸聲，龍舌蘭才吻了席的側臉，將慾望全數灌注到席的體內，席微微抽搐了下緊緊抱著龍舌蘭小心翼翼地呼吸，長時間沒有變換姿勢雙腿早已發麻，前後都是流出的白濁。

從龍舌蘭身上下來，席歇了會兒才能正常地走動，看了看地上的衣物還是放棄了穿回原本衣物的想法，身上披著龍舌蘭的大衣遮著腳踝，雙手也只有指尖能從袖子探出，眼看還未至下班時間，席原本想等龍舌蘭下班再一起回去，卻發現龍舌蘭已經起身整理好桌面，正彎腰撿起他的軍服，一副打算離開的模樣。「……不是還沒下班嗎？」

「我以為你是在上班時間來找我做愛。」龍舌蘭挑起一邊的眉，不太能理解席能在上班時間打混摸魚卻不能提早離開辦公室的想法，摺好席的軍服，站在一旁等著。「鞋子穿好，走了。」

李帆從人事室那邊回來，走廊底端是方才見過的那名長官，比起正臉，李帆對那個人的背影更加印象深刻。對方身上的衣服明顯地不合身，再往後就能看見龍舌蘭跟著那人身後。

停下腳步向兩人行禮，那人點了點頭，唇角帶笑。

龍舌蘭向李帆使了個眼色。

李帆頭也不回地往反方向走去。

恐怕也忘不掉了。

END